



# 加勒比海的陽光

瑪格莉·希爾特◎著 張憶惇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# 加勒比海的陽光

瑪格莉·希爾特◎著  
張憶惇◎譯

# 加勒比海的陽光

作者／瑪格莉·希爾特  
譯者／張憶惇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561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02)21872229

傳真／(02)2187021

郵撥／○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66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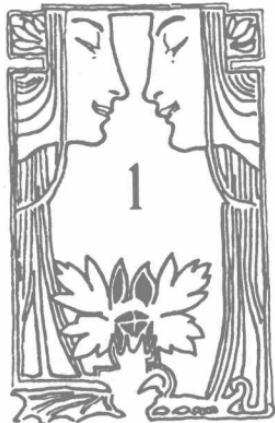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1

整個屋子正如以往一樣，亂得像個豬窩似的。

艾碧·林伍德看到了這個樣子，立刻忘掉了先前她對杜魯先生的那段愉快的幻想，同時她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也抱怨了起來。這簡直太不公平了！平常只要輪到她打掃屋子，她總是設法提早半小時起床，利用點時間先把屋子大略的整理一下，這樣等她下班回到家後，就有較充分的時間用吸塵器和雞毛撣子打掃灰塵了。這是她們四個室友一致同意的協定；唯有如此，她們才能經常保持一個整潔的生活環境，她們自己住起來也覺得舒服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，唯有如此，到了晚上，她們才有興致聊聊白天發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就像蘇珊曾說過的：四個女孩子住在一間不算大的公寓裡，如果有人不守



車子終於開到了他們預訂見面的旅館。艾碧下了車後幾乎不知道該如何進行下一步，她試著像個常客般的往旅館走進去。這時候有兩位男士從旅館走了出來……

紀律，結果必然是一團混亂。雖然這個道理她們都明白，但是，為什麼她們都不遵守協定呢！想到這裡，艾碧就很不高興的喃喃自語起來。

她緊繃著臉，把外套掛到衣架上，再往廚房走過去。在廚房門後面掛了一塊她們的輪值表。那上面很清楚的寫著：

星期一、星期四：艾碧

星期二、星期五：愛瑪

星期三、星期六……杜瑞絲

星期日：蘇珊

蘇珊是艾碧的堂姊，她所以能少打掃一天，主要是因為她負責這個家庭的預算工作，而且有關支付房租的事也由她接洽。照這樣看，應該是很公平的，只可惜她們都沒按輪值表工作。艾碧一面很難過的想著，一面走進浴室，她先打量了一下：滿地的滑石粉，又看到濕淋淋的毛巾丟在浴缸旁，其他東西也零亂的丟棄在各處。杜瑞絲一大早就趕著去參加一個展示活動，滿地都是她留下的紙盒。而愛瑪——一個有活力但非最好的演員，每次輪到她值日時，她都能找出一些明知是編造卻又毫無破綻的理由來和杜瑞絲

交換，結果當然也就不難想像了。

艾碧實在不忍再看下去，她決定還是先吃點東西振作一下。她先給自己弄了份三明治，泡了一杯茶，再把這些東西端到客廳去。她想就算天塌下來，我也不去整理浴室，反正今天又不是輪到我值日。但她卻認為要先把廚房大略的收拾一下，無論如何她今晚和明早還得在廚房吃飯。想到這裡，她就忿忿的大口咬了幾下三明治。從小，她就一直盼望能有機會到似神話般多采多姿的倫敦去工作，如今雖然已置身這個她幻想過的都市裡，但她卻只能像個家庭女傭一樣。在她的印象裡，倫敦有許許多多新奇的事情，總會有許多有魅力的人引導流行世界的新潮流，也唯有在那裡，女孩子才有機會認識她們心中的偶像，才能如夢幻般愉快的一起乘著旋轉木馬。

可惜到目前為止，她所夢想的事情卻一件也沒發生。

噢！能坐在旋轉木馬上那一定很有意思。蘇珊、愛瑪和杜瑞絲都坐在上面，旁邊伴著的是英挺的男孩子，這樣羅曼蒂克的事情在艾碧出生的北安布拉小鎮上是絕對見不到的。她忽然的難過了起來，她是永遠也搭不上那旋轉木馬的。她只能站在一邊看著令人昏眩的燦爛燈光，聽著陣陣鼓聲……

但是她也並不是極欲想去嘗試這種滋味。自從三個月前她離開北安布拉到這兒後，她就想藉著勤奮的工作達到她的理想，而且，就某一種程度上看，她算得上是很成功的。在她的心裡，她常常因為現實與夢想脫節而感到痛苦，但是由於她細心的掩飾，很少人能猜出這個鄉下女孩的心事。雖然她為此頗覺得自豪，可是她也了解一個人的外觀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堅定的個性，就像蘇珊那樣，永遠充滿了自信、機智和幽默，而蘇珊也因此對自己有一種滿足感。不像我，艾碧自我挖苦的想著，只知道無謂的抱怨她們不負責任的態度，實際上卻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她想到這裡，就不由得記起了蓋布爾奶奶經常有氣無力的對她說的一句話：

「嗯！我的小孫女，蘇珊能在前一條街買下妳，後一條街就能把妳賣掉。妳總該學著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獨立生活吧！」

現在，我不就在學習了嗎？艾碧無奈的對自己說著。這時候她又泡了第二杯茶，並且決心驅除失敗主義的想法。她想了一下覺得換個主題也許比較有意思，緊接著她心裡想到了杜魯先生。

杜魯先生是貝爾克萊公司的人事主管。艾碧就在這家製藥公司擔任杜魯先生辦公室

的助理祕書。凡是見過杜魯先生的女孩幾乎都被他那金髮碧眼的英挺外貌、富家公子的氣度以及不可抗拒的魅力所吸引。但是到目前為止，卻沒有一個女孩曾經和他有過任何一次約會。艾碧也免不了想成爲和他約會的第一個女孩。她的直覺告訴自己：如果真能如此，她將會達到讓人尊敬的地位，而且她會成爲辦公室裡最讓人嫉妒的一位女孩。就目前情況而言，除了凱爾文·貝爾克萊先生本人外，就以杜魯先生的地位最高。貝爾克萊先生據說是一位浪子型的人物，他同時具有勞勃·瑞福和約翰·屈伏特兩種不同的性格，而最顯著的特徵則是他那身加勒比海人的註冊商標。可是他給艾碧和她四位同事的印象卻極淡薄；艾碧在貝爾克萊公司工作了六個星期，她甚至未曾見過這位公司的第一號人物，艾碧也因此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安東尼·杜魯先生身上。

他在下午曾經經過助理祕書的辦公室，就在那時候，這幾位女祕書幾乎要被他那高挺而精力充沛的身影迷住了。當然她們在一陣短促的迷惘後立刻強作鎮定的拼命工作，並企圖藉著高度的工作效率加深在杜魯先生心目中的地位。然而，儘管如此，她們的眼光卻不約而同的集中在杜魯先生回程必經的門口上。當杜魯先生再度經過時，他對五位女祕書笑了笑；藉著她們的眼光，他多少察覺到自己在她們心中的地位。他出人意料外

的停了一會，然後走近艾碧的辦公桌旁，艾碧不知所措的感到一陣羞澀。

「我想，妳大概還懷念著鄉村的那些玫瑰和乳酪吧？」他帶著點開玩笑的口吻說著，在他臨走前，他又對艾碧笑了笑。

艾碧不斷回味著杜魯先生的話，這件事使得今天成爲屬於她的一個特別日子。尤其是當她的同事辛利亞帶著神秘兮兮的語氣問她話時，她更肯定了這一點。「嗨，到底怎麼回事啊？」

想到這裡，艾碧的嘴角上就浮出了笑容，這一高興使她忘掉了剛才還爲髒亂的屋子而生氣的事。說不定是她吸引了杜魯先生呢！他會約她單獨外出嗎？如果他真的邀請她一起吃飯或看電影……或是一起駕著他那輛深紅色的跑車到野外去，她應該怎麼表示呢？要不是北安布拉太遠了，她真願意爲他介紹一下那個美麗的小鎮，在那裡有條銀白的小溪，溪上架了一座石橋，許多訪客都喜歡在石塊上簽名留念。還有蜿蜒的鄉間小徑一直通到小溪谷，溪谷的盡頭有塊青翠的草原，許多男孩就在這塊草原上追求女孩子……如果能被杜魯先生親吻，那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？

「又在作白日夢了，艾碧小姐？」

艾碧正想得起勁，她甚至沒有聽到有人進來的聲音。

愛瑪走了進來，她修長的身材搭配著帥氣的長統靴和短袖背心。她在艾碧旁找了個位置坐下。她甚麼也沒有多說，隔了好一會兒，她才用不太尋常的口吻說道：「今晚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嗎？」

「如果妳想要我幫妳整理房子，我不答應！」艾碧很直接的回答了她，她正爲了愛瑪無端的打擾了她甜蜜的夢想而起了反感。

「今天是妳值日啊！愛瑪，妳應該知道的。」

愛瑪一點也不介意的笑了笑。「我並不打算請妳幫我整理房子，不過，我有一個更特殊的建議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？」

「說說看吧！」艾碧直覺得還有些懷疑，她知道當愛瑪有事相求時，一定會用一種迷惑人的甜蜜口吻說話。

「還記得我提起過的蘭德·史蒂芬斯嗎——就是那個電視製作人？」

「我怎麼會忘記？」艾碧漠不關心的說著，但心裡卻想知道愛瑪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？「嗯，他怎麼樣了？」

「他有個新計劃，而且打算請我擔任女主角，他想約我今晚談一談。」

「真恭喜你了！」艾碧發自內心的恭賀她，善良的本性使得她無論如何也要再幫愛瑪輪一次值。可憐的愛瑪已經「休息」好久了，為了生活她忍氣吞聲的接下任何可以演的角色，只希望能等到一次轉機。自從艾碧搬進來後，愛瑪曾經替有錢人看管過一隻嬌寵的獅子狗，為遊覽倫敦的女明星當過司機，也推銷過許多不同的產品，上個星期晚上甚至還到蘇赫鎮的一個小俱樂部做過酒保；但是，正如蘇珊說的，愛瑪有能力照顧自己。

「謝謝你。」愛瑪看起來似乎是為了要和一位著名的製作人會面而有些不安。「很不幸的，我已經先有一個約會了。我恐怕沒辦法見到蘭德先生。」

「不去見他了？」艾碧注視著愛瑪憂傷的神情。「但是，為什麼不去呢？」

「噢！如果我早知道蘭德·史蒂芬斯下午會打電話給我，我就不會接下另一個工作了！」愛瑪急得站了起來說道。「你願意幫我個忙嗎？艾碧。」

「你要我怎麼做呢？」

「只要替我接下另一個工作就好——噢，如果妳答應了，我會一輩子感激你的。」

「什麼樣的工作？」艾碧皺緊了眉頭，她緊張地挺直了背脊說道，「我又不是女演員，愛瑪。」

「不，妳不需要當女演員！」愛瑪說著，眼神就流露一種勝利的興奮表情。「那件事簡直就太容易了——妳只要幫我到新開幕的一家夏威夷餐廳吃頓晚飯就行了。」

「吃晚飯？我嗎？在什麼……」艾碧突然驚訝的收回了她想說下去的話而改口說道：「妳到底在說些什麼啊！愛瑪？」

「放輕鬆點，我的小可愛，別緊張兮兮的！」愛瑪微笑著繼續說下去。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的經紀人傑姆今早爲我安排了晚上的這個節目；他也經常爲其他一些女孩這樣做，也就是說至少可以賺到三十鎊和一頓免費的高級晚餐。當然啦，傑姆要從中抽取一部分傭金。他好心的爲我安排了這次機會，但是蘭德到了下午四點以後才臨時通知我見面，這時候我想再聯絡傑姆時，卻再也找不著他了。」愛瑪很快的把事情解釋了一遍，她全然沒有注意到艾碧驚恐的表情。「妳知道這是我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蘭德先生是一位頂尖的製作人，他的節目遍銷到全世界。他既然選中了我，我就有可能一舉成名！噢！艾碧，請妳務必幫我這次忙吧！」

艾碧雙手撫住了額頭，疑惑的問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權利嗎？我是說，到夏威夷餐廳晚餐還可以得到酬勞？究竟是和誰一起呢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！」愛瑪聳聳肩說道：「有些有錢的傢伙總想有人陪他們。以前我也陪他們玩過幾次，那種錢可真容易賺呢！」她停了會看到艾碧驚訝的表情，不禁笑了出來。「你可別想歪了！至少，我們可不必陪他們睡覺。」她神祕的笑了笑。「如果我們不想再進一步發展，他們也勉強不了我們的。不過，事實上，在這種遊戲中我倒遇見過不少有魅力的男孩子呢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艾碧低聲的問道。

「這個嘛！」愛瑪神采奕奕的說道。

「不，對不起，愛瑪，我怕不能答應你了！」她綜合了一下愛瑪所說的整個事情，多少了解了些真象，她站了起來說道：「我實在不能答應。」

氣氛突然沉寂了下來，整個客廳除了艾碧移動的聲音外，什麼也聽不見。過了一會，愛瑪帶著憂傷的語氣說：「我就怕你不會答應，杜瑞絲今晚也正忙著約會，我看更沒希望了。唉！上帝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艾碧同情的說。她實在很願意幫助愛瑪，但愛瑪所要求的事情卻不是她所能接受的。如果她接下了這個工作，那麼一直對涉世未深的艾碧有著一份強烈責任感的蘇珊會怎麼說呢？突然間，艾碧的嘴角上綻出了一抹笑容：如果我接下了這個工作，蓋布爾奶奶不知道會怎麼想呢？

愛瑪垂頭喪氣的坐了下來。「我看我也只有這麼辦了——一邊和蘭德見面，一邊陪客人吃飯。天啊！誰能告訴我究竟該怎麼做呢？」她央求似的哭訴著。

「噢，你可不能同時接下兩個約會啊！」艾碧聽了她的話後轉過身來安慰著她。  
愛瑪無奈的閉上了眼睛。「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事呢？要不是杜瑞絲今晚有個非參加不可的宴會的話，她一定會幫我忙的，她還欠我一個人情呢！但是杜瑞絲卻又分不開身。唉！去他的吧！」她說著又難過了起來。「如果我失了約，傑姆一定會非常生氣的！你知道嗎？我實在是窮得沒辦法了，今早才到傑姆那裡借了五鎊錢用。如果我不履行約定，他會藉著各種方法宣傳我的欺騙行爲。此外，如果我不去見蘭德·史蒂芬斯，他會認為我不值得信賴，以後我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演出的機會了。」

她說著就難過的低下了頭。她的背脊很明顯在頸部凸出來，看起來就像是隻鬥敗了

的公雞一樣；接著她的肩膀也抖動了起來，似乎一直在壓抑著心裡的痛苦。艾碧輕啓了一下嘴唇往壁爐邊走去，她很不願意但卻又由於同情心的驅使，她總算說出了話：「要怎麼樣做才像個伴遊小姐呢？」

愛瑪聽到了這句話立刻興奮的抬起頭來。「其實也沒什麼好做的。妳只要穿上最好看的衣服，儘可能展露自己的魅力。吃飯用餐的時候要多順從對方的意見——也就是說，即使對方點的菜是蝸牛或牛蛙之類的東西，妳也別表現出一付難過的樣子。放心吧！妳一定會做得很好的。另外，對方如果想跳舞，妳也應該多陪他跳幾支；他們講笑話的時候，就算妳早幾年前就聽過了，妳也要笑一笑。等到了午夜，妳就堅持要他送妳上計程車就行了。我想今晚這個傢伙大概也和妳一樣是從北部來的，你們兩個會成爲一對好搭檔的。」愛瑪臉上露出了一線希望的笑容，她的眼神仍然在請求艾碧的同意。

「可能嗎？」艾碧很不信任的問道。但此刻她又不忍拒絕愛瑪，她幾乎要爲自己接受了一件會讓她終身遺憾的事而哭了出來。

「當然可能啦！如果對方不是一位年輕瀟灑的男孩子，那就太不公平了。」愛瑪勉強的擠出了一絲笑容走到艾碧身旁。「謝謝妳這麼幫忙我，妳真是個善良的女孩。願妳

能有個幸福美滿的一生。」

當愛瑪感激的說完這些話後，艾碧再也忍不住的哭了出來。「不——等等！」愛瑪立刻走過去安慰她。「我只想確定一件事——如果我答應了，妳確信我……不會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……我不會那樣吧？」

「不，親愛的，不會的！」愛瑪笑了出來。「絕對不會的！就像我告訴妳的，妳只要保持冷靜，等到了午夜，就會平安的坐上計程車回家。妳想想看，一個男人怎麼敢在大庭廣眾之下欺負女孩子呢！如果他想繼續和妳在一起，妳就告訴他妳只能停留到十二點。過了午夜，他也沒有任何權利勉強妳了。當然，我相信妳不會有什麼麻煩的，如果真有了，妳就直截了當的請他自重一點，或是乾脆請侍者幫妳叫部計程車，了不起也就如此了。」

艾碧聽了她說的話後，靜靜的默想了一陣子，接著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「妳一定認爲我太天真了吧！」

愛瑪高興的摟著她的頭。「事實上，我認爲妳很聰明。如果不先把整個事情弄清楚，到時候還真有可能出問題呢！當然，有些女孩子爲了錢，什麼事都可以做。但妳又